

天龍雲烟

张勇
李玲
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

天龙云烟

张勇 李玲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(甘)新登字第01号

天龙云烟
张勇 李玲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 (兰州第一新村 81号)
保定市华孚商标印刷厂印刷

• 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9.25 字数: 230 千字

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

ISBN 7-226-01304-X
G·159 定价: 14.80元

内 容 简 介

武林新秀李天龙，风度翩翩，武艺超群，自恃天下无敌，率帮逞雄，怎知江湖风云，瞬息万变，武林恩怨，因因相袭，一夜之间，被飞龙恶教血洗帮门。他虽逃厄运，但恶魔紧追不舍，四面截击，八方抄剿。李天龙战杀手、打女妖、斗恶鲨、杀群魔……一场场打斗惊险动人，一个个故事妙趣横生，扣人心弦。再加上他杀八狼，救云烟，患难之中得知己，本是难中之喜，偏偏这黑衣少女，又是仇家千金，情、仇、恨，绕在一起，敌、我、友混为一团，叫人爱也难，恨也难，人生之路处处难。

本书情节波折起伏，奇峰迭起，说情谈爱，方式独特，另有韵味。情中有险，险中见情，融武打言情为一体，读起来别有风味。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大恶魔血洗忙牛镇 | 小冤家情结鸳鸯谷…………… | (1) |
| 第二章 | 凄惨惨归田归地府 | 悲切切乐天升西天…………… | (15) |
| 第三章 | 衰老仆成仁马陵道 | 怜天龙血战鬼杀手…………… | (28) |
| 第四章 | 冷面女难冷热心汉 | 再造丸难救仁义人…………… | (45) |
| 第五章 | 寻仙药历险水月湖 | 找姑爷巧施替身计…………… | (59) |
| 第六章 | 痴情女跟踪痴情郎 | 识机关探密古墓冢…………… | (72) |
| 第七章 | 战鲨鱼冒险救巨鲸 | 收海盗传武战海盗…………… | (85) |
| 第八章 | 石洞内奇遇飞龙教 | 酒肆中巧会四季老…………… | (99) |
| 第九章 | 梅花岛荣幸会师祖 | 黄花岗遗憾别情郎…………… | (111) |
| 第十章 | 玉皇顶比武推盟主 | 真欧阳怒羞假欧阳…………… | (124) |
| 第十一章 | 假欧阳当上真盟主 | 飞龙教血洗金鲸帮…………… | (138) |
| 第十二章 | 战五行弟兄遭劫难 | 悟哑语再下水月湖…………… | (151) |
| 第十三章 | 识密咒盗药救盟友 | 会云妹共谋讨魔计…………… | (163) |
| 第十四章 | 恶狠狠阴魂闹天龙 | 情切切义师救盟主…………… | (178) |
| 第十五章 | 李天龙龙山降三魔 | 娇云烟烟水收四虎…………… | (193) |
| 第十六章 | 错将云飞当作云烟 | 真拿黑雕权当坐骑…………… | (209) |
| 第十七章 | 义子不义引狼作恶 | 孤女仗义铲除逆子…………… | (225) |

第十八章	喜收义子再传秘术	重登征程二寻师祖·····	(241)
第十九章	三磨九难寻求师父	龙腾虎跃重闹中原·····	(258)
第二十章	群英雄聚会凤凰岭	恶魔头遁逃满座惊·····	(273)

第 一 章

大恶魔血洗忙牛镇 小冤家情结鸳鸯谷

残阳如血，血光如火，染红了巍巍的牛头山，染红了喧嚣的牛叫河。顷刻，一片乌云从西北涌来，蒙住了山，盖住了河。夜，就在这瞬息万变中来临了。

这是一个漫长的夜，清凉的秋风从耳边吹过，凉丝丝的，使人觉得浑身轻松，爽快。这还是一个寂静的夜，除了小虫儿的鸣唱，四周别的什么声音也听不到。忽然，一阵箫声远远传来，一会儿高，一会儿低，打破了这深夜的沉寂。这箫声带着哀怨，带着忧伤，在茫茫的夜空飘荡……

凝神细听，箫声是从西边小山上飘来的，乌云过后早已月光如水，循着箫声慢慢前行，箫声越听越真切，渐渐也看清了吹箫之人。这是一位少年，十七、八岁的样子，长得很英俊，月光下那白玉般的面庞配上那双忧伤的眼睛，使他显得更讨人喜爱，他站在山头的一块青石上，风飘摆着他身上的白衣，似是飘飘欲飞，显得十分潇洒。箫声虽有些低沉，但却那样婉转而动听，给这寂寞的秋夜，增加了几分生气。倏地，箫声骤停，那白衣少年缓缓收起白玉箫，坐在青石上，轻声道：“云妹，你怎么来啦？”那声

音中竟带着几分惊喜。在他的身后不知何时来了一位黑衣少女，明目皓齿，秀发披肩，好一副倩丽的模样。她扑在白衣少年肩上娇嗔道：“龙哥，箫声那么动人，你怎么不吹了？”白衣少年摇摇头没有答话，顺手拢住了黑衣少女，两人依偎着，没作声也没有动，好久，那黑衣少女才扬扬头，对白衣少年说：“龙哥，你的箫吹得真好听，能不能再吹一曲给我听？”

那白衣少年点点头，拿出白玉箫，稍停一会儿就又吹起唐朝大诗人李白的《蜀道难》。悲壮之中带着几分惆怅。一曲吹完，少女拍着手嚷嚷道：“真好听，真好听，可就是，就是……”

“云妹，你是觉得这曲子有点伤感？那好，我再吹首别的给你听。”

“不，龙哥，我觉得这曲子有气势，又好听，我想再听一遍。”

“好吧！”那白衣少年点点头道，并重新吹起来。曲子刚开始，就见白衣少年忽然“咦”的一声满面惊讶之色。那少女见状惊道：“龙哥，你怎么啦？”那少年不答话，却腾身而起，在空中来了个大转身，姿势非常优美。那少女赞道：“龙哥，你这轻功真好啊！”

那少年宛若未闻，对着附近的乱草丛朗声喝道：“阁下是谁，为何在此窥视？”

随着他的喊声，响起了一阵阴森森的笑声，接着从草丛中跃起两个人。白衣少年见了不禁脸色一变，暗暗惊道：不好，是“鼓山八狼”的师父“鬼使”与师叔“神差”。那少女见状吓得花容失色，躲在白衣少年背后。

“好小子，我八个徒儿，你打残五个，打死三个，今天找你要算这笔帐。”“鬼使”一阵冷笑后嚷道。

“哦，前辈，你误会啦，是你的徒儿正在做恶事，我只是教训他们。”

“教训？说得多轻巧，既然是教训，为何要伤害他们性命？”

“不，前辈，我同他们无冤无仇，确实无意杀他们，只是手重了些，可能他们伤重才死在路上的。”

“胡说，你打死我的徒儿，就得为他偿命！”这时，身边的“神差”暴喝道：“师兄，少跟他啰嗦，叫我先教训他一顿。”说着摆了个“以逸待劳”的架式，左掌在前，右掌在后，开始没看出什么，片刻之后，发觉他的脸和手竟泛出淡金之光，且越来越浓，不一会儿，他的脸和手全变得金黄，那宽大的白袍此时如同被风吹动似的，胀得鼓鼓的，令人望而生畏。白衣少年暗惊道：“金身罗汉功！”

那“神差”暴喝道：“小子，快给我徒儿偿命吧！”说着身形飞起，如同一道闪电，直扑少年。那少年丝毫不敢怠慢，早运起家传的“龙腾飞象功”，见“神差”双掌击来，一招“平分秋色”双掌迎了过去。四掌碰在一起，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只见那少年身体摇了几摇，而“神差”却向后退了三大步。“金身罗汉功”竟比“龙腾飞象功”差了一筹。“神差”的脸色顿如猪肝。一愣之后，又一招“飞鸟入林”扑了过来。只见他双掌四晃，掌影飘飘，竟使出看家掌法“弥陀掌”。那少年也毫不示弱，使出家传的“飞龙掌”，身形飞起，左右摆动，白衣飘飘，如同一只白色大蝴蝶，在掌影中东插西走，身法优美之极，连站在旁边的“鬼使”，也不禁暗自喝彩。

两人斗至四百招时，“神差”竟渐渐落了下风。额头上大汗淋漓，呼吸急促。而那少年也并不显得轻松；额头上也泛起了汗珠，微微有些喘息。这时，“神差”有些后悔，不该太小看这小子，如果我们兄弟一齐上，早把这小子收拾了。正想着想着，一不留神，让那少年一招“开天辟地”正击前胸，“神差”只觉得胸疼欲裂，赶忙加紧攻势，把那少年击退。幸而这一掌是两人拼斗将近四百多招时才打中的，所以伤势并不很严重，勉强还能支撑，但却越

发占了下风。“神差”不禁心中大怒，又如狂虎般地向那少年扑去，把少年又逼退数步，大声喊道：“师兄，你快些对付那一个。”

“好！”“鬼使”答后问道：“师弟，你怎么样？”

“不得事，你快去。”“神差”话未说完又“哎哟”一声。原来，一慌神，又中了一掌。再说那“鬼使”飞身来到少女跟前，狞笑道：“姑娘，我和你比划比划。”说完，便运起“九幽寒冰功”。只见他浑身透明，如同寒冰一般，更兼一股股浸入肌肤的寒气逼人之势。原来，他们师兄弟所练的功夫各不相同，一个练的是至阴的功夫，一个练的是至阳的功夫，两人合璧，在天下武林之中便鲜有敌手。故此，“鬼使”、“神差”这个名头在江湖上还是有一定份量的。随着一声厉啸，如一道银色的闪电向少女扑去，且夹带一股阴寒的凉气，少女知道这招的厉害，不敢硬接，只得纵起两丈多高，躲过这招“饿鬼扑食”。“鬼使”一招扑空，心中不禁有些气恼，便不等少女落地，便又使出第二招“小鬼推磨”拦腰斩来，少女见势不妙，只好又一提气，向上窜出四、五尺高，躲过第二招，轻飘飘地落在一丈开外的地方，虽躲过两招，但已芳心砰砰乱跳，骇出一身冷汗。未等少女呼吸调匀，“鬼使”又扑过来，两人又打在一起。不过二十余招，因少女同“鬼使”的武功悬殊太大，少女已渐落下风，到三十余招时，她只有招架之力了。那白衣少年看了大急，大声叫道：“云妹小心！”话音未落自己也挨了“神差”一掌，虽不致落败，双方却已战成了平手。那边黑衣少女却已支持不住，又勉强接了三招，被第四招“群鬼乱舞”击中前胸，便似一只断了线的风筝直落山谷。少年见状悲痛欲绝，一时怒火顿起，像只疯虎直扑“神差”，形势立时大变，“神差”抵挡不住，一步步向后退去，眼看离悬崖还有两三步之遥，心中不禁大急，大呼：“师兄快来救我！”

“鬼使”狂笑道：“哈哈，师弟，为兄来了。”一招“飞龙升

天”已经跃至“神差”面前，两人联手，形势骤变，一股极寒和极热的掌力同时向少年逼来，少年出手招架，却被震得向后退了三五步，少年心知不妙，便避开锋芒，采取游斗的方法，又交手不到三十回合，“鬼使·神差”一招“大鬼劈山”将少年推进山谷。此时，一片乌云遮住月亮，天地顿时一片漆黑，几只乌鸦被落入山谷的少年从睡梦中惊醒，惊叫着仓惶飞起，野狼和饿豹也在山谷中嚎叫，牛头山顿时充满了恐怖与凄凉……

牛头山西连紫山，东望鼓山，三山之间有弯弯曲曲的大谷，谷底正是一条河，这里山清水秀，水鸟繁多，是鸳鸯成群嬉戏的好地方，因鸟得名，管这条山谷叫作鸳鸯谷。鸳鸯谷中这条河流出山口形成一条瀑布，声响如牛叫，人们便把这条河起名牛叫河。瀑布下有个村，依山傍水，山是牛头山，河叫牛叫河，为镇山压水，人们自称这个村为牯牛镇。

秋日的早晨，空气清新怡人，正是习文练武的好时机。在牯牛镇村头的一块平地上，一位十七、八岁的少年，细腰乍膀、四肢匀称，往脸上看，更是面目清秀，非同凡俗。他手握长剑舞动如风，寒光闪烁耀人二目，堪称上乘剑法。忽地少年练的兴起，厉叱一声，向一棵碗口粗细的青松挥剑砍去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松树应剑而倒。

“好，不错。”空中传来一位老人的声音。那少年闻声收住长剑，兴奋地答道：“是李叔，你也这么早起来啦？”随着他的活音，一位老者从树上跃下，只见他银须垂胸，慈眉善目，双眼清澈如水，可见其武功非浅。只听他笑道：“人老了，觉就少，顺便看看少主的剑法长进没有。”原来这少年竟是天乐帮的少主，名叫李天龙。这天乐帮在中原是首屈一指的大帮会，门人弟子遍布天下，可见声势之浩大，更兼帮主李乐天“一字闪电剑”武功盖世，天下已少有敌手。所以，不论武林发生何事，天乐帮都可得到消息，并

且由武林盟主来请。但帮主李乐天却是个仁义君子，从不恃强凌弱，更得天下人敬仰。一提天乐帮，人人都竖起大拇指称赞不已。那老者便是天乐帮帮主李乐天的书童名叫李仁。李仁虽是一介书童，但跟随帮主已七十余载，其武功已在江湖一流高手之上。李仁走到李天龙面前不客气地说道：“少主，这些日子苦练，剑法已有很大长进，但在火候上还略显不足，剑招生疏，在江湖一流高手虽也能比个高低，但真的打起来，你这套剑法在真正高手眼中不值一文，顶多能够挡住他们十剑，而第十一剑就会失去右臂，第十二剑，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。”

李天龙惊道：“是真的？”

“好，不信，我就给你示范示范。”说着一纵身从树上折下一根树枝，又道：“少主，可准备好啦！”那少年没答，持剑在手，一式“枯根盘枝”已做好防守准备。原来，李天龙早知李仁武功高他很多，因此，早有所备，只防守不进攻，暗道：“难道我全神用在防守上，不信竟挡不了你十三剑。”

李天龙自认做好准备后，笑道：“李叔，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”

“好”字刚出口，那老者已射到李天龙面前，天龙立刻挥剑封挡，使出他拿手的剑法“乱世疯魔”，只见剑光闪闪，在其身边六尺方圆形成剑网，那李仁的树枝也似灵蛇乱舞，却听不到一丝声息，只听见长剑哧哧之声不绝于耳。李天龙剑法极快，一瞬间就使出七十多招精绝无比的剑法，这套剑法共一百零八招，后两招由于太狠辣，老帮主李乐天没传给他，这一百零六招“乱世疯魔”剑法他练得极为纯熟，情急之下，施展出来，威力更加惊人。当李天龙刚刚把这套剑法使完，李仁便道：“停。”只见李仁笑咪咪地手拂长须道：“少主，请看衣服。”李天龙大惑不解。低头一看，大惊失色。那雪白的长衫已被树枝戳了三个洞，两个在双肩，一个在脖颈。看罢心中不由惊道：“如果真的与敌手厮拼，我早已

做鬼了。”心念及此，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。面带愧色道：“小侄剑法不精，功夫肤浅，望李叔多多指教。”

“唉，像你这个年纪，能练到这个程度也算不错了，你爹爹当年剑法还不及你，但他确能剑诛“雪山七怪”、“在山三妖”，这些妖那个个都是武林强手，自恃武功高强，横行于世，你爹爹武功虽不及他们，但却大展神威，将他们一一诛灭，在江湖上大扬威名，你知道这是何故？”

“小侄愚昧，不知何故。”

“好，我便告诉你。”李仁见少主高兴，便一一向天龙细讲：“刚才，你使的正是你爹爹的成名剑法，但你却一味防守，这样，剑法的破绽便易被敌手发现，从你破绽处入手进攻，你岂有不败之理。”

“李叔教诲极是，小侄顿开茅塞。”

“好，少主，咱们再比试一下，好让你领会得更深一些。”说着从地上捡起树枝，刚要发招进攻，一个家丁匆匆跑来，气喘嘘嘘地喊道：“禀少主，哦，李二爷也在。”李天龙正在练武兴头上，被家丁打断，心中好生不快，不耐烦地问道：“何事如此慌张？”

“老帮主请两位回去，有要事相商。”老家丁喘着气急忙回答。

“李叔，爹爹闭关修练内功已有两载，有何急事如此匆匆召我？”李仁也不摸底，催天龙速回宅弟面见父主。

不说天龙回家有何急事，单表被那“鬼使神差”打下山谷的少男少女。那白衣少年睁开眼，这时太阳已经升起，哗哗的流水，唧唧的鸟鸣将他唤醒，他躺在草地上，露水打湿了他白色衣衫，想翻身坐起，但浑身疼痛，头昏眼花，险些又昏过去。他静静地躺在草地上，回想昨天发生的事情。

这白衣少年正是李天龙，他昨天习武正在兴头上被家丁唤去，父亲正坐在椅子上养神。

“龙儿，有件事我想同你商量商量，我大半辈子流落江湖，三十岁才成家，七十岁才得你这个宝贝儿子，现在我已八十多岁了，不想叫你再像我过那种漂泊不定的苦日子，我想看着你成家立业、生儿育女。”说着老眼噙着泪花。李天龙坐在父亲面前，一时“腾”地红了脸，不知说啥好。他想，父亲一定知道他和司马云烟的来往，想顺水推舟，成就这门事。不，不会，就是父亲同意，司马家能同意吗？两个世仇之家能成亲家？想到这儿心里凄惨，顺口问道：“不知父亲提的是哪家？”

“孩儿，父亲知道你和云儿好，我们和司马家都是武林世家倒也相配，可是两家的疙瘩能解开吗？”天龙低头细想，也是啊，司马家是不会谅解的。这牯牛镇依山傍水，不仅风光秀丽，顺河而下直通运河，远望京城，水旱码头，商贾云聚，繁华非常，可谓黄金宝地。大贾富家为保治安，四处招集武功高手，司马家武功高强，几代无有敌手，威名赫赫。后来王、赵两家投奔司马，三家联手更无强手敢来牯牛镇。三十年前，李乐天云游至此，见司马子弟骄横逞强，侠义之气一时难咽，就和司马云烟的爷爷司马光祖交起手来，从早起打到天黑，从天黑又打到天明，八百多招没见输赢，那年光祖已六十多岁，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，乐天恰逢对手杀得性起，用起成名剑法，寒光逼人，光祖一下躲闪不及，被削去右臂，光祖长啸一声：“孩儿宗宇为父报仇啊！”飞奔而去，羞见牯牛镇父老，至今三十多年一去不回。李乐天后悔莫及，多次到司马家负荆请罪，但司马宗宇一剑之仇在胸，难咽这口恶气，虽然一直没找李家麻烦，但从不和李家来往。李乐天无心再去别处云游，一心要等司马光祖回来，请罪求得谅解才肯离去。大家见李乐天武艺高强，又武德高尚，便诚心挽留，誉为“武林第一家”。自此，成家立业生下李天龙。看来同云烟成亲无望，李天龙十分烦恼，也没问清父亲要给他找哪家女孩，就快快而去，在牛

头山上发疯地舞了一天剑，直到云遮夕阳，皓月升天，才收回青龙剑，拿出白玉箫，用吹箫来抒其烦闷之气，没想到在这里再会云烟，更没想到“鬼使”、“神差”追到这里竟把他们打入深谷。

李天龙揉揉眼，四周望望轻声喊着：“云儿、云儿。”空旷的山谷，伴着哗哗的流水声远远传去，但没一点儿云儿的回声。他挣扎着想爬起来，但浑身疼痛难忍，一身的白袍被山上的酸枣树挂成条条缕缕的，没一块好地方。他只好再次闭目细想：多亏这些枣树才没一下摔下来，救了我一命，可云儿呢？如果云儿死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找到她，一定要找到她，要是她还活着，我们就脱开这人世宿怨，难解的冤仇，远走高飞永不分离，要是死了，我把她安葬后就和她一起同赴黄泉，成个阴间夫妻。想到这里，他一下来了精神，在草地上边喊边爬，“云儿、云儿”嗓子喊哑了，淌出了血，他全然不知，只惊得一对对鸳鸯扑愣愣地乱飞，牛叫河同情地发出阵阵哀鸣。

“找到了，找到了。”天龙终于在一棵酸枣树上找到了云儿。摸摸胸口感觉其心还在跳，摸摸鼻子还有气息，便高兴地自语道：“云儿没有死，云儿还有救，我一定要救活她。”怎么救呢？云儿昏迷着，没有医，没有药，没有食物，没有衣衫，天快黑下来了，怎么办呢？把云儿背回家请世上最好的大夫，治好云儿，那时如果司马宗宇答应这门婚事，更好，如不答应，我们再一起远走高飞。想到这里他想抱起云儿，但自己没站起来，就又摔倒在地。怎么办呢？走，一定要把云儿弄回家，驮，我也要把她驮回家。想到这里，他就把云儿拉到自己背上，顺着鸳鸯谷，一步一步地爬着，皮肤磨破了，肉磨烂了，血染红了鸳鸯谷的绿草，肉一块一块的被山谷的石头挂下来，两腿露出了白生生的骨头。他昏了过去，但醒了还爬，一步一点血，一步一丝肉，开始他只觉得疼痛难忍，到后来，他已不知道疼痛，两眼瞪得像铜铃般大小，望着

忙牛镇一步、一步地爬着……

“龙哥，龙哥”云烟终于醒来了，天龙高兴地把她放在草丛上。

“云妹，云妹，我在这儿。”

“龙哥，我不行了，你走吧，不要管我了。”云烟摇着天龙的手低声说。

“云妹，你不会死，我一定要救你。”

“龙哥，都是我不好，连累了你。”

“不要这样说。”

“真的，你为了救我得罪了‘鼓山八狼’师徒，今天你……”

“这你不要放在心上，八狼作恶，他们师父不明道理，对这样的恶人只要我有一口气，就要和他们斗到底。”

“龙哥，你，你真好，以后我们永远也不分开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，好，云妹，我们今生今世再也不分离，谁也挡不住我们。”天龙激动地说：“云妹，天又黑了，这里没吃的，又有野狼，咱们快走吧。”

“好，咱俩一起走。”两人说着，都来了精神，天龙驮着云烟，向忙牛镇慢慢地爬去。

天乐帮总部设在一所大宅院内，房间宽敞且散发着书香之气，从外表看，绝不像是一帮之主的住地，倒像是书香世家。老帮主李乐天独居上房，房子宽敞明亮。屋内除几张檀木香桌椅外，其余全是书架，架上摆满书。李乐天独自坐在椅子上，他白面黑须，举止文雅，极象饱读诗文的书生，看上去至多四十多岁，其实他早已庆过八十大寿。他双目晶莹透明，似一泓秋水。李仁进屋施礼，帮主轻声说道：“请坐”。随后问李仁：“龙儿呢？”

“他昨天说出去散散心，至今还没回来。”

“嗨。”老帮主长叹一声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儿大不由爷啊。”转向李仁道：“回来后叫他即刻前来见我。”

“不好了、不好了。”家丁连礼也没施便边喊边匆匆闯进来。

“何事如此慌张？”李仁急忙拦住家丁问道。

“少主他…他…死，死了。”

“少主在哪儿？李仁，快，快去看看。”帮主李乐天腾地站起，拉着李仁同家丁一起跑了出来。

家门口，台阶下，有位少年躺在地上，衣衫褴褛、血肉模糊，少年身上趴着一位少女，也是如此狼狈模样。三人急忙把他俩抱回家进行急救。两人整整躺了半个多月。

“李仁贤弟，龙儿可好？”帮主问道。

“还好，龙儿他俩康复很快，帮主，有事吗？我去请少主。”李仁见帮主面色惨淡，急忙回答。这时天龙赶来问安。见爹爹愁容满面，便疑惑地问道：“爹爹，咱们天乐帮是天下少有的大帮，门人弟子遍布天下，更加您老人家威名，还有何事，令爹爹烦恼？”

李乐天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龙儿，你年纪小，哪知江湖的险恶，咱们虽被人称为武林第一家，人人敬仰，但这……”

“难道这回的敌人凭爹爹盖世武功也挡不住？”李天龙一脸惊疑之色，追问父亲。李乐天听后，怔了片刻慢慢道：“是的。”李天龙听了顿觉头上似被泼了盆冷水，浑身不禁颤抖了一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敌人是谁呢？他为何要找爹爹的麻烦？”因伤刚愈合，身体尚虚，听说有变，脸色竟也泛起白来。这一切都被李乐天看在眼里，悲切地问道：“龙儿，你害怕了吗？”李天龙顿时脸色通红，低声道：“没有。”“还没有，那你干吗语气中有颤抖之音。”

“是，爹爹，我是有些害怕，但不为我，而是为您老人家。”

“哦，是么？”李乐天的脸色有些缓和，轻声道：“孩子，无论到什么时候你也要记住，人固有一死，武门之家死要死得有尊严。”顿了顿，李乐天接着道：“好，走吧，我已替你收拾好东西，快些走吧。”